

## 嚴嵩・王世貞・《金瓶梅》\*

大木 康\*\*

### 摘 要

嚴嵩是明代嘉靖年間官至宰相役使極權的人物。他失勢以後，在許多歷史資料或文學作品中被視為「奸臣」。在形塑及傳播嚴嵩的奸臣形象上，王世貞做出了一定的貢獻。推其緣由在於：王世貞之父——王忬被嚴嵩無情殺害。嚴嵩下臺後，坊間馬上出現了批評嚴嵩的戲曲作品：《鳴鳳記》，這部作品有人認為出自王世貞之手。清初亦流傳著這種說法：長篇小說《金瓶梅》是王世貞為了殺死嚴嵩之子嚴世蕃所執筆之作。儘管漢學界對於王世貞是否為《金瓶梅》原作者的說法眾說紛紜，目前亦無確解。然本文意圖並不在此，而是關注王世貞撰寫《金瓶梅》這樁傳說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。至少明代萬曆年間的《金瓶梅》讀者認為小說中存有嚴嵩父子的影子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據此，進一步直指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與嚴嵩對立的王世貞，亦屬自然。爾後，王世貞為報父仇而寫作《金瓶梅》的這樁傳說普遍流傳了幾百年之久。最後，筆者從另一角度探討《金瓶梅》文本與嚴嵩抄沒的記錄：《天水冰山錄》二者之間具有的共同點。

**關鍵詞：**嚴嵩、王世貞、戲曲、小說、《鳴鳳記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天水冰山錄》

---

\* 本文為特約稿。

\*\*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長。

## 一、前言

嚴嵩（1480-1567）於明代嘉靖後期，擔任內閣大學士之職超過二十年，與兒子嚴世蕃一起專斷朝政，役使極權。最終，嚴世蕃被處死，嚴嵩被解除官職，並且沒收家產，貧窮死於家鄉。《明史》將嚴嵩傳放在〈奸臣傳〉中。失勢後的嚴嵩一直被視以奸臣。尤其在戲曲小說等文學作品中登場的嚴嵩父子必定是壞人。

楊立誠、金步瀛編的《中國藏書家攷略》嚴嵩條云：

嚴嵩，字惟中，明分宜人。藏書甚富，《式古堂書畫攷》：《嚴氏書品冊頁目》：手鈔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，沒入大內，一應經史子集等書，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，發各儒學貯收。一應道佛各經訣，計九百一十四部套，發各寺觀供誦。王世貞《朝野異聞錄》亦云：籍沒嚴嵩家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。<sup>1</sup>

「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」實在是令人驚訝不已的數字。既然說是「部」，應該是以書籍為單位，而非指圖書的冊數。因此，嚴氏家藏的圖書數量就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了。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書籍大約是三千五百部，阿部隆一〈宋元版所在目錄〉所載宋元版件數大約兩千一百部。據此看來，王世貞《朝野異聞錄》所舉的數字相當突出。《中國藏書家攷略》根據《式古堂書畫攷》中的《嚴氏書品冊頁目》，舉出「手鈔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」的數字，此數字與《天水冰山錄》（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所收）中的數字一致。《天水冰山錄》乃官府籍沒嚴氏家產時所製作物品清單的一部分，其中「實錄並經史子集等書」一項有〈書籍八十八部的計二千六百一十三本〉的圖書目錄，其中部份書名之下有關於版刻的記載，如：

|      |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------|----|
| 累朝實錄 | 八部 | 五百七本 | 手抄 |
| 潛虛秘錄 | 一部 | 四本   | 宋板 |
| 誠齋易傳 | 一部 | 三本   | 宋板 |
| 春秋或問 | 一部 | 五本   | 宋板 |
| 公穀注疏 | 一部 | 八本   | 宋板 |
| 內傳國語 | 一部 | 三本   | 宋板 |
| 爾雅   | 一部 | 二本   | 宋板 |
| 禮記   | 一部 | 十本   | 宋板 |

<sup>1</sup> 楊立誠、金步瀛合編，俞運之校補：《中國藏書家攷略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346。

禮記纂言一部 十二本 元板

禮書二部 四十本 元板<sup>2</sup>

若果嚴嵩所藏宋元版八十八種，那麼作為個人藏書還算是妥當的數字。

如此看來，王世貞《朝野異聞錄》的數字就顯得頗為異常。據陳文燭〈弇山堂別集序〉可知王世貞確有《朝野異聞錄》之著，然現已失傳。

由資料批判的立場來看，《朝野異聞錄》中的宋版件數絕對不可靠。我們可以忽視這一筆資料。然而，重要的是《朝野異聞錄》的數字所隱含的作者意圖，王世貞所欲表達的訊息，可能是：嚴嵩是一位搜集了多達六千八百種宋版書的貪官污吏。

嚴嵩奸臣形象的發源地，看來就是《朝野異聞錄》的著者王世貞其人。王世貞（1526-1590）以明末擬古派後七子之文學領袖執當時文壇之牛耳，不僅有傳統詩文作品，亦有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。其著《藝苑卮言》一書中有曲論，世人將其單刻行世，稱為《曲藻》。<sup>3</sup>另外，有人認為戲曲《鳴鳳記》是王世貞的作品。而明末出版多種《西廂記》版本，其中確實有王世貞評點本（起鳳館刊《元本出相北西廂記》）。<sup>4</sup>至於小說，文言小說集《艷異編》是他的編著。還有《世說新語補》、《列仙全傳》等小說類型的書。甚至亦有王世貞是白話小說《金瓶梅》之作者一說。在這些作品中，雖不乏偽托之作，但王世貞與戲曲小說之密切關係不容否認。<sup>5</sup>

筆者本論文欲從王世貞與嚴嵩、嚴世蕃父子間的關係考察王世貞與戲曲小說的關係，並探討其原因和背景。以下，首先考察王世貞所描繪的嚴嵩父子形象。

## 二、王世貞筆下的嚴氏父子

目前因看不到《朝野異聞錄》一書，故無法確定此書是否為王世貞所著。然而，從王世貞的著作中，可看出其批評嚴嵩的筆鋒相當尖銳。如王世貞所著的《觚不觚錄》（《寶顏堂秘笈續集》）云：

分宜（嚴嵩）當國，而子世蕃挾以行黷。天下之金玉寶貨，無所不致。其最後乃

<sup>2</sup> 《天水冰山錄》（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，乾隆嘉慶間長塘鮑氏刊本，第十四集），頁180b。

<sup>3</sup> [明]王世貞：《曲藻》，收入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0），第四冊。

<sup>4</sup> 傅田章：《增訂 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79），頁34-36。起鳳館本凡例云：鳳洲王先生批評 先生揚扆風雅，聲金振玉，藝苑卮言中，點綴西廂百一，未張全錦。茲得之王氏家草。

<sup>5</sup> 徐朔方：〈王世貞年譜〉，收入徐朔方：《晚明曲家年譜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3），第一卷。鄭利華：《王世貞年譜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3）。

始及法書名畫，蓋始以免俗且鬥侈耳。而至其所欲得，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。至有破家殞命者，而價亦驟長。<sup>6</sup>

王世貞暴露了：嚴嵩父子收藏的財寶及書畫多利用其權位如此卑劣手段而得，王世貞明言對嚴嵩子世蕃的憤怒。又《觚不觚錄》云：

分宜當國，而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。署號曰：鶴坡。無不稱鶴坡者。一禦使朱與之稱義兄弟，而小九卿給事禦使投刺，十蓋一二。（中略）後事敗，一坐絞，一坐斬，人心雖快，而士大夫之體，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。<sup>7</sup>

這裡斥責嚴嵩的家僕嚴永年依仗嚴嵩勢力無所不為，使得當時的高官們也阿附他，結果全體士大夫之綱常變成不正。這也是王世貞對嚴氏一黨的嚴苛批判。

後來，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卷八〈嚴相處王弇州〉條紀錄了嚴嵩與王世貞的對立，並加以如下評論：

嚴（嵩）、徐（階）品行，不待人言。而弇州（王世貞）每於紀述，描畫兩公妍醜，無不極筆。雖於恩怨太分明，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。新鄭（高拱）秉政，瑕瑜自不相掩。弇州第其功罪，未免有溢辭。且詞及簠簋，則未必盡然也。當華亭（徐階）力救弇州時，有問公：何必乃爾？則云：此君他日必操史權，能以毛錐殺人，一曳裾不足錮才士，我是以收之。人咸服其知人。<sup>8</sup>

雖沈德符認為王世貞對嚴嵩的表現略有過分之處，值得注意的是：文獻所見有關嚴嵩的文字多是經過王世貞這濾光器而來的。

### 三、嚴氏父子與王世貞

那麼，王世貞為什麼對嚴嵩有如此恨意？《明史》卷二八七，王世貞傳云：

奸人閭姓者犯法，匿錦衣都督陸炳家，世貞搜得之。炳介嚴嵩以請，不許。楊繼盛下吏，時進湯藥。其妻訟夫冤，為代草。既死，復棺殮之。嵩大恨，吏部兩擬

<sup>6</sup> [明] 王世貞：《陳眉公訂正觚不觚錄》（《寶顏堂秘笈續集》民國十一年文明書局石印本所收），7b。

<sup>7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8</sup> [明] 沈德符：〈嚴相處王弇州〉，《萬曆野獲編》（台北：新興書局，1976），卷八，頁208-209。

提學皆不用，用為青州兵備副使。父忬以灤河失事，嵩搆之，論死繫獄。世貞解官奔赴，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，涕泣求貸。嵩陰持忬獄，而時為謾語以寬之。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，遮諸貴人輿，搏頰乞救。諸貴人畏嵩不敢言，忬竟死西市。兄弟哀號欲絕，持喪歸，蔬食三年，不入內寢。既除服，猶卻冠帶，苴履葛巾，不赴宴會。<sup>9</sup>

父親被嚴嵩殺害，這是絕對不可能消除的一大怨恨。但是，嚴嵩不助王忬，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理由。據《明史》卷二〇四王忬傳云：

忬才本通敏。其驟拜都禦史，及屢更督撫也，皆帝特簡。所建請無不從。為總督數以敗聞，由是漸失寵。既有言不練主兵者，益大恚，謂忬怠事，負我。嵩雅不悅忬，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。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搆於嵩父子。楊繼盛之死，世貞又經紀其喪，嵩父子大恨。灤河變聞，遂得行其計。<sup>10</sup>

儘管嚴氏父子行事不正，然而王世貞批判他們最根本的原因應如引文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」這段話。開口世人著《李卓吾先生批點四書笑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林羅山舊藏抄本）有關《大學》〈十目所指，十手所指〉一段云：

世廟時嚴分宜（嵩）用事。適有怪見於宮中。其形多目多手。以問群臣，無識者。時王元美（世貞）為郎官，對人揶揄曰：人自不讀書耳。此最顯而易見，何以不知。人問何謂？元美曰：《大學》中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是道甚的。嚴微聞之，深惡焉。

有公會，而分宜子世蕃後至。坐間客曰：何為來遲？蕃曰：遇傷風耳。王元美唱琵琶語曰：爹居相位，怎說得傷風？蓋諧而招忌，不止此一二出而已。<sup>11</sup>

前一則笑話，本於《大學》中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」。就是說宮中的怪物乃「其嚴乎」。後一則本於《琵琶記》第三十一齣〈幾言諫父〉中「爹居相位，怎說得傷風」之語。看來當時這些話都非常有名。前一則亦見於江盈科《雪濤諧史》，後一則亦見於《西山日記》及《皇明世說新語》卷七。

一提起嚴嵩，就聯想到王世貞。當時王世貞和嚴嵩的對立，廣為大眾所知，已然成為一種公式。

<sup>9</sup> [清]張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二八七，頁7379-7380。

<sup>10</sup> 同前註，卷二〇四，頁5399。

<sup>11</sup> [明]開口世人：《李卓吾先生批點四書笑》（日本江戸鈔本），頁4b。

#### 四、批判嚴嵩的文學作品

嚴嵩失勢以後，出現了不少批判嚴嵩的戲曲小說。本節欲探討那些文學作品與王世貞的關係。首先看戲曲《鳴鳳記》。《鳴鳳記》是描寫嚴嵩、嚴世蕃、趙文華、鄒懋卿等負面人物與夏言、曾銑、楊繼盛、鄒應龍等正面人物彼此之間對立鬥爭的作品，作品中他們都以真名出現。晚明呂天成撰《曲品》一書著錄《鳴鳳記》，作者未詳。

清初褚人獲著《堅瓠集》廣集卷三〈金優〉條云：

海鹽有優童金鳳，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（世蕃）。東樓晝非金不食，夜非金不寢。金既色衰，食貧裏居。比東樓敗，王鳳洲《鳴鳳記》行。而金復塗粉墨，身扮東樓，以其熟習舉動酷肖，復名噪一時。向日之恩情，置勿問也。<sup>12</sup>

據褚人獲上文所說，嚴世蕃失勢後，《鳴鳳記》大為流行，而且身侍嚴世蕃的演員飾演嚴世蕃。因此，《鳴鳳記》的問世應離嚴氏父子失勢後不久。在此還要注意的是，清初褚人獲（《堅瓠集》成於清康熙年間）認為《鳴鳳記》是王世貞的作品。

焦循的《劇說》（成於嘉慶十年，1805）卷三云：

相傳《鳴鳳》傳奇，弇州門人作。惟〈法場〉一折，弇州自填詞。初成時，命優人演之，邀縣令同觀。令變色，起謝欲亟去。弇州徐出邸抄，示之曰：嵩父子已敗矣。乃終宴。<sup>13</sup>

〈法場〉是刑場，指的是《鳴鳳記》第十六齣〈夫婦死節〉楊繼盛處決的場面。最晚到清代康熙年間以後，大家都認為《鳴鳳記》的作者是王世貞。

針對這種說法，蘇寰中撰〈關於《鳴鳳記》的作者問題〉（《中山大學學報》一九八〇年第三期）一文列舉不少文獻證明王世貞不是《鳴鳳記》的作者，筆者同意蘇文結論。然而，筆者關心的不是作者的真假問題，而是人們把王世貞視為《鳴鳳記》作者的背景或過程。如同本文前節所述，時人都知道王世貞和嚴嵩父子的對立，因此，一旦出現批判嚴嵩的作品，人們就很自然地想起王世貞來。

<sup>12</sup> [清]褚人獲：〈金優〉，《堅瓠集》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3），第十五冊，廣集卷三，頁403。

<sup>13</sup> [清]焦循：《劇說》，收入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0），第八冊，卷三，頁136。

看來，《鳴鳳記》在明末相當流行。侯方域寫的〈馬伶傳〉，敘述晚明南京一位名伶馬錦的故事，文中提及當時南京流行演出《鳴鳳記》，大概人們透過嚴嵩的形象看到了明天啓年間行使大權的宦官魏忠賢，由於不能直接批判魏忠賢，故藉由嚴嵩形象來批判他，因而又推動嚴嵩和王世貞對立故事的廣泛流傳。

小說《金瓶梅》也存在著對嚴氏父子的諷刺，甚至還有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就是王世貞的說法。實際上，這種說法的誕生模式和前述《鳴鳳記》如出一轍。二十世紀之初，魯迅、吳晗、鄭振鐸等學者開始研究《金瓶梅》，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否定該書作者為王世貞的說法。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第十九篇〈明之人情小說（上）〉云：

作者不知何人，沈德符云是嘉靖間大名士（亦見《野獲編》），世因以擬太倉王世貞，或云其門人（康熙乙亥謝頤序云）。由此復生謾言，謂世貞作此書，乃置毒於紙，以殺其仇嚴世蕃，或云唐順之者，故清康熙中彭城張竹坡評刻本，遂有《苦孝說》冠其首。<sup>14</sup>

吳晗在他的〈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〉（《文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一期 1934）中特意設〈《金瓶梅》非王世貞所作〉一章來討論這一問題。

筆者在此文想探討的是：《金瓶梅》作者王世貞一說如何成立？此說何故長期被認為是真相？即魯迅所謂「謾言」的具體情況。

萬曆四十五年序本《金瓶梅詞話》有廿公的〈金瓶梅跋〉，文云：

《金瓶梅傳》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，蓋有所刺也。然曲盡人間醜態，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？中間處處埋伏因果，作者也大慈悲矣。今後流行此書，功德無量矣。不知者竟目為淫書，不惟不知作者之旨，併亦冤卻流行者之心矣。特為白之。廿公書。<sup>15</sup>

對《金瓶梅》的成立年代及其作者提供早期訊息的資料，還有明末沈德符的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二五〈金瓶梅〉條，云：

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，指斥時事，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，林靈素則指陶仲文，

<sup>14</sup>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《魯迅全集 第九卷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），第179頁。

<sup>15</sup> [明]廿公：〈金瓶梅跋〉，《金瓶梅詞話》（台北：祥生出版社，1975），第一冊。

朱勔則指陸炳，其他各有所屬云。<sup>16</sup>

沈德符認為：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嘉靖年間的「大名士」，用以諷刺嚴嵩一黨。作品中的崇政殿大學士蔡京及其子蔡攸專斷朝政，並且接受西門慶的賄賂，或掩蓋測量案件的事實，或讓西門慶當官。這些壞事都可以說是嚴嵩父子的影射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誰？這問題現在很難找到答案。《金瓶梅》是不是批判嚴嵩的作品？這問題也不知其是非。可是，當時讀者閱讀《金瓶梅》之際，會聯想到嚴嵩的形象，乃是不爭的事實。

有關《金瓶梅》的早期資料，除了《萬曆野獲編》以外，還有屠本峻《山林經濟籍》，文云：

屠本峻曰：不審古今名飲者曾見石公所稱「逸典」否？按《金瓶梅》流傳海內甚少，書帙與《水滸傳》相埒。相傳嘉靖時，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，朝廷籍其家。其人沉冤，託之《金瓶梅》。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，今已失散。往年予過金壇，王太史宇泰出此，云以重貲購抄本二帙。予讀之，語句宛似羅貫中筆。復從王徵君百穀家又見抄本二帙，恨不得睹其全。如石公而存是書，不為托之空言也。否則，石公未免保面甕腸。<sup>17</sup>

雖然屠本峻並沒有說：王世貞是作者，可是文中也指出：《金瓶梅》是為了批判陸炳而寫。陸炳乃嚴嵩派人物，王世貞從前曾與陸炳有過衝突（參看上引《明史》王世貞傳）。並且，王世貞的家裡收藏了《金瓶梅》全書。這些記載也令人推想到《金瓶梅》和王世貞之間的密切關係。

謝肇淛的〈金瓶梅跋〉（謝肇淛《小草齋文集》卷二十四）云：

《金瓶梅》一書，不著作者名代。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，憑怙奢汰，淫縱無度，而其門客病之，採摭日逐行事，匯以成編，而托之西門慶也。書凡數百萬言，為卷二十，始末不過數年事耳。其中朝野之政務，官私之晉接，閨闈之媒語，市里之猥談，與夫勢交利合之態，心輸背笑之局，桑中濮上之期，尊疊枕席之語，駟贈之機械意智，粉黛之自媚爭妍，狎客之從諛逢迎，奴僮之稽唇淬語，窮極境象，賦意快心。譬之範工搏泥，妍媸老少，人鬼萬殊，不徒肖其貌，且并其神傳之。

<sup>16</sup> [明] 沈德符：〈金瓶梅〉，同註8，卷二十五，頁652。

<sup>17</sup> [明] 屠本峻：〈宴史固書第十二·十之掌故〉，《山林經濟籍》（北京：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64），卷八，頁259。

信稗官之上乘，爐錘之妙手也。其不及《水滸傳》者，以其猥瑣淫媾，無關名理。而或以爲過之者，彼猶機軸相放，而此之面目各別，聚有自來，散有自去，讀者意想不到，唯恐易盡。此豈可與褻儒俗士見哉。此書向無鏤版，鈔寫流傳，參差散失。唯弇州家藏者最爲完好。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，于丘諸城得其十五，稍爲釐正，而闕所未備，以俟他日。有嗤余誨淫者，余不敢知。然湊洧之音，聖人不刪，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。仿此者有《玉嬌麗》，然而乖舛敗度，君子無取焉。<sup>18</sup>

謝肇淛也說王世貞家有《金瓶梅》完整的本子。

上述資料尚未提到王世貞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然而在清初顧公燮《消夏閑記摘抄》卷上〈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〉一條中，則看到王世貞親自執筆寫《金瓶梅》而諷刺嚴世蕃的敘述，文曰：

太倉王忬家藏《清明上河圖》，化工之筆也。嚴世蕃強索之；忬不忍舍，乃覓名手摹贋者以獻。先是，忬巡撫兩浙，遇裱工湯姓，流落不偶，攜之歸，裝潢書畫，旋薦於世蕃。當獻畫時，湯在側，謂世蕃曰：「此圖某所目睹，是卷非真者，試觀麻雀，小腳而踏二瓦角，即此便知其偽矣欲。」世蕃恚甚，而亦鄙湯之為人，不復重用。會俺答入寇大同，忬方總督薊遼，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。遂見殺。後范長白公（允臨）作《一捧雪》傳奇，改名《莫懷古》，蓋戒人勿懷古董也。忬子鳳洲（世貞）痛父冤死，圖報無繇。一日偶謁世蕃，世蕃問：「坊間有好看小說否？」答曰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何名？」倉卒之間，鳳洲見金瓶中供梅，遂以「金瓶梅」答之。但字跡漫滅，容鈔正送覽。退而構思數日借《水滸傳》西門慶故事為藍本，緣世蕃居西門，乳名慶。暗譏其閨門淫放。而世蕃不知，觀之大悅，把玩不置。相傳世蕃最喜修腳，鳳洲重賂修工，乘世蕃專心閱書，故意微傷腳跡，陰搽爛藥，後漸潰腐；不能入直。獨其父嵩在閣，年衰遲鈍，票本擬批，不稱上旨。上寢厭之，寵日以衰。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，以至於敗。噫！怨毒之於人，甚矣哉！<sup>19</sup>

晚明宋起鳳《稗說》卷三〈王弇洲著作〉一條云：

<sup>18</sup> [明] 謝肇淛：《金瓶梅跋》（謝肇淛：《小草齋文集》，卷二十四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頁3-4。

<sup>19</sup> [清] 顧公燮：〈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〉（顧公燮：《消夏閑記摘抄》，卷上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同前註，頁255-256。

世知《四部稿》爲弇洲先生平生著作，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書，亦先生中年筆也。即有知之，又惑於傳聞，謂其門客所爲書。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？弇洲痛父爲嚴相嵩父子所排陷，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，置於法。弇洲憤懣懣廢，乃成此書。陸居雲間郡之西門，所謂西門慶者，指陸也。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，諸狎昵比相嵩羽翼。<sup>20</sup>

又康熙乙亥（三十四年，1695）謝頤〈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〉有云：

《金瓶》一書，傳爲鳳洲門人之作也，或云即鳳洲手。然灑灑洋洋一百回內，其細針密線，每令觀者望洋而嘆。今經張子竹坡一批，不特照出作者金針之細，兼使其粉膩香濃，皆如狐窮秦鏡，怪窘溫犀，無不洞鑒原形，的是渾《艷異》舊手而出之者，信乎爲鳳洲作無疑也。<sup>21</sup>

此段文章又有發展，佚名《寒花盦隨筆》的記載應是這種敘事的最完整形態，文曰：

世傳《金瓶梅》一書，爲王弇州先生手筆，用以譏嚴世蕃者。書中西門慶，即世蕃之化身。世蕃小名慶，西門亦名慶。世蕃號東樓，此書即以西門對之。或又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，用以復其父仇者。蓋孝子所識一巨公，實殺孝子父，圖報累累，皆不濟。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，必以指染沫，翻其書葉。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，書成，粘毒藥於紙角。覲巨公出時，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：「天下第一奇書！」巨公於車中聞之，即索觀。車行及其第，書已觀訖，嘖嘖歎賞，呼賣者問其值。賣者竟不見，巨公頓悟爲人所算，急自營救，已不及，毒發遂死。今按二說皆是，孝子即鳳洲也，巨公爲唐荊川。鳳洲之父忬，死於嚴氏，實荊川僭之也。<sup>22</sup>

乾隆五十九年序本《金瓶梅》附有王曇寫的序：

《金瓶梅》一書，相傳明王元美所撰。元美父忬，以灤河失事，爲奸嵩構死，其子東樓，實贊成之。東樓喜觀小說，元美撰此，以毒傳紙，冀使傳染入口而斃。

<sup>20</sup> [明] 宋起鳳：〈王弇洲著作〉，《稗說》（《明史資料叢刊》第二輯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2），卷三，頁103。

<sup>21</sup> [清] 謝頤：〈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同註18，頁4-5。

<sup>22</sup> 佚名：《寒花盦隨筆》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同註18，頁349-350。

東樓燭其計，令家人洗去其藥，而後緋閱，此書遂以外傳。<sup>23</sup>

以上這些資料都可以確認如下的三段邏輯：《金瓶梅》與嚴嵩有關係，王世貞與嚴嵩對立，因此，《金瓶梅》與王世貞有密切的關係。長期以來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被認為是王世貞，乃有如此的歷史背景。

## 五、《金瓶梅》與《天水冰山錄》

以上所論乃是圍繞著嚴嵩之文學作品中的問題。以下筆者將換個角度，以前文提及之籍沒嚴嵩家的目錄——《天水冰山錄》，考察有關《金瓶梅》的敘事問題。

已經有人指出：《金瓶梅》的敘事較以前的作品更為細膩精緻。例如《金瓶梅詞話》第十四回，潘金蓮於壽誕之日精心打扮而登場的描述：

正說著，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蘆花樣對衿襖兒，白綾豎領，粧花眉子，溜金蜂趕菊鈕扣兒；下著一尺寬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，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，粧花膝褲，青寶石墜子，珠子箍，與孟玉樓一樣打扮。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襖，青素綾披襖，沙綠紬裙，頭上帶著髻髻貂鼠臥兔兒。玉樓在席上，看見金蓮豔抹濃粧，鬢嘴邊撇著一根金壽字簪兒，從外搖擺將來，戲道：「五丫頭，你好人兒，今日是你個驢馬畜，把客人丟在這裡，你躲房裡去了。你可成人養的？」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。<sup>24</sup>

筆者以為這細膩精緻的敘述有一特點，就是將物品名稱猶如「選購目錄」般的呈現。這一類敘事在以前的小說中並不多見。其他，如馮夢龍編的蘇州民間歌謠集《山歌》卷九〈燒香娘娘〉中亦有類似的手法：

頭上嵌珠子天鵝絨雲髻要借介一箇  
芙蓉錦綾子包頭借介一方  
蘭花頭玉簪要借一隻  
丁香環子借介一隻

<sup>23</sup> 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同註18，頁9-10。

<sup>24</sup> 〔明〕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詞話》，同註15，第一冊，第十四回，10b-11a。

徐管家娘子有一個金鑲玉觀音押鬢  
 陳賣肉新婦有兩隻摘金桃個鳳凰  
 張大姐有個塗金蝴蝶  
 李三阿媽借子點翠個螳螂<sup>25</sup>

這也是對一個精心打扮去燒香之蘇州婦人的描寫。那麼，見於《金瓶梅》或《山歌》這類「選購目錄」式的描寫從何而來？

其實，此類敘事方法可見於《天水冰山錄》——抄沒嚴嵩家的物品清單中。《天水冰山錄》分別列舉金、銀、玉、段、書畫等的籍沒物品。如〈金〉中的首飾部分有：

金廂玉寶摺系首飾  
 金廂玉點翠珠寶首飾  
 金廂玉花首飾  
 金廂玉仙玉兔首飾  
 金廂玉人物花草首飾  
 金廂玉草蟲首飾  
 金廂玉寶人物鳳鳥首飾<sup>26</sup>

又如〈段〉的開頭有：

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  
 大紅織金化粧花蟒龍段  
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段  
 大紅遍地金過肩雲蟒段  
 大紅粧花飛魚雲段  
 大紅織金飛魚補段  
 大紅粧花過肩鬥牛段<sup>27</sup>

筆者懷疑：這種目錄式的敘述方法是不是從明代才開始？是不是明代物品的泛濫狀況需要用到此類敘述方法？而此類方法被用於《天水冰山錄》等的官府清單或《金瓶梅》等的文學作品？這個問題筆者希望未來可以再進一步深究。

<sup>25</sup> [明]馮夢龍：《山歌》（《明清民歌時調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卷九，頁420。

<sup>26</sup> 《天水冰山錄》，同註2，頁24b。

<sup>27</sup> 《天水冰山錄》，同註2，頁104b。

## 六、 結語

明清時期，《金瓶梅》長期被認為是王世貞爲了批判嚴嵩而寫的小說。近代如魯迅等人才從否定這樁舊有的傳說開始《金瓶梅》的研究。當今漢學界對於《金瓶梅》的研究十分興盛，就研究題目來看，較集中於作品的成立年代考和作者考。本論文先從嚴嵩和王世貞的關係探討《金瓶梅》等文學作品，尤其考察作爲戲曲小說作者與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王世貞其人之種種。其次，筆者詳細檢討一些圍繞著《金瓶梅》等文學作品的話語，或者說是圍繞著作品的「雜音」，對於當時的讀者而言，想要清除此種「雜音」的閱讀行爲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是故，筆者本文乃意圖回溯明清士人的常識文脈，深度考察相關傳說流行的背景及其意義。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傳統文獻

- 〔明〕廿公：〈金瓶梅跋〉，《金瓶梅詞話》，台北：祥生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一冊。
- 〔明〕王世貞：《曲藻》，收入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四冊。
- 〔明〕王世貞：《陳眉公訂正觚不觚錄》，《寶顏堂秘笈續集》民國十一年文明書局石印本所收。
- 〔明〕宋起鳳：《稗說》，《明史資料叢刊》第二輯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〔明〕沈德符：《萬曆野獲編》，台北：新興書局，1976年。
- 〔明〕屠本峻：《山林經濟籍》，北京：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64。
- 〔明〕馮夢龍：《山歌》《明清民歌時調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〔明〕開口世人：《李卓吾先生批點四書笑》，日本江戶鈔本。
- 〔明〕謝肇淛：〈金瓶梅跋〉（謝肇淛《小草齋文集》卷二十四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897年。
- 〔明〕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詞話》，台北：祥生出版社，1975年。
- 〔清〕張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。
- 〔清〕焦循：《劇說》，收入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〔清〕褚人獲：《堅瓠集》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3年。
- 〔清〕謝頤：〈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〔清〕顧公燮：〈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〉（顧公燮《消夏閑記摘抄》卷上）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佚名：《天水冰山錄》，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，乾隆嘉慶間長塘鮑氏刊本，第十四集。
- 佚名：《寒花盦隨筆》，見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## 二、近人論著

徐朔方：〈王世貞年譜〉，收入徐朔方：《晚明曲家年譜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一卷。

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。

傳田章：《增訂 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79年）。

楊立誠、金步瀛合編，俞運之校補：《中國藏書家考略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。

鄭利華：《王世貞年譜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。

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《魯迅全集第九卷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）。

## Yan Song, Wang Shi-zhen, and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<sup>\*</sup>

Yasushi Oki<sup>\*\*</sup>

### Abstract

We have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of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 (*Jin Ping Mei*). We know only his pen name, Lanling Xiaoxiaosheng. However, during the Qing period many people believed that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 was written by Wang Shi-zhen, an eminent man of letters who lived during the late Ming, and was intended to criticize Yan Song, a powerful prime minister during the Jiajing era and his son, Yan Shi-fan.

In this paper I will examine both the materials that suggest Wang Shi-zhen was the author of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tory's production.

Yan Song was an enemy of Wang Shi-zhen's father and it was well known that Wang Shi-zhen and Yan Song disliked each other. On the other hand, because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written as a critique of Yan Song, it was quite natural that people would believe that Wang wrote this novel.

I will also examin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escriptions of objects in *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* and those found in the list of Yan Song's confiscated items when he lost power.

Keywords: Yan Song, Wang Shi-zhen, drama, fiction, *Jin Ping Mei*, *Ming Feng Ji*, *Tianshui Bingshan Lu*

---

\* The article is a special contribution.

\*\* Professor and Vice Director,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, The University of Tokyo, Japan.